



楊春棠覺得去博物館參觀的人數，可以反映一個城市的素質，而香港這幾年來進步不多。



120場講座，題目從不重複，每個星期三和星期六開講。



楊春棠喜歡與觀眾討教，一起探索中國文化。



為了感謝觀眾朋友對他的支持，楊春棠親手畫了200多張卡片送給大家。



楊春棠與博物館談情半生

剛剛退休的香港大學美術博物館總監楊春棠，在我眼中是一塊寶。無論是他的見聞學識，還是他對於世事的通情達理，都讓人很佩服。與他一起工作的同事說他是一個很好玩的人，熟悉他的觀眾朋友會尊稱他為「堂主」，初次見面的人會被他的氣度涵養所折服。

楊春棠在香港歷史最悠久的博物館工作了三十五年，從副館長、館長做到總監。他眼光獨到，曾經以超低價購入價值連城的藝術品，策劃過無數展覽，退休前更一口氣舉辦了一百二十場「陽春堂談情說物」講座，題目通古博今，絕不重複。如此一塊寶，他卻自嘲：「在博物館工作的人都是怪人。」

今天，讓我們繼續聽楊春棠談情說物，細數人生點滴。

文、攝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伍麗微

乍見楊春棠，你很難不被他吸引。他態度隨和，談吐大方，猶如一陣春風，輕輕拂來，給人溫暖和煦的感覺。而他恰恰也在一個很有詩意的地方工作，多年來在博物館裡「尚友古人」，與藝術品打交道，他自己也坐上總監之位。在外人眼中，他整天就是在「風花雪月」，但看似附庸風雅、舒適不已的工作其實「步步驚心」，套楊春棠一句話——「我每天都在玩命，一不小心就會從懸崖摔下去。」

一入「港大」深似海

楊春棠說得一點都不誇張。大家對博物館有太多美麗的誤會。有人說這是一份優差，有人以為他很輕鬆，每天只是掛掛藝術品，佈置一下環境就好，有人認為他辦講座是沽名釣譽……太多太多的遐想，是誤解，也是香港人對博物館最真實的看法。上世紀七十年代的香港，別說博物館文化，連博物館也只有兩三間。讀歷史出身的楊春棠很幸運，畢業後在政府轄下的大會堂博物館工作了兩年，然後回到港大，一呆便是三十多年。能夠在一個領域堅持這麼多年，是真心喜歡這個工作，也是真心想要推廣文化藝術。「我看過最漂亮、最貴的文物，見過最有錢的人，有機會摸到一件上億元的藝術品，我每天都活在激情裡。」平常人一輩子都做不到的事，他都做過了，以為他真的很滿足很快樂，但一切都有代價。我們看不見他躲在背後哭，看不見他如何與收藏家周旋，看不見他因為博物館資金短缺而憂慮。博物館其中一個辦館宗旨是「營造一個舒適的學習環境」，諷刺的是楊春棠並沒有資源去營造有利

的環境。「沒有資源也要做，博物館的收藏不可以零增長，我就靠我的眼光去買藏品，做到了別人會稱讚你，做不到換來的又是批評。」楊春棠很無奈，但這是自己的選擇，他也理解學校不可能把資源都撥給博物館，他抱怨辛苦，卻從不埋怨任何人。

「巧婦」難為無米炊

楊春棠今天成功得到別人的關注，把博物館管理得有條不紊，這一切都歸功於他獨到的眼光及豁達的態度。在資源不足的時候，他便去買一些有升值空間的藏品，去發掘一些「明日之星」。他的眼光很好，上世紀九十年代的時候便預視到未來的藝術市場，用幾萬元買下來的中國油畫，今天已經升值百倍。「那時候沒有人覺得中國油畫具有收藏價值，但現在同一個人的畫作在拍賣會可以賣到4000萬，我們現在怎麼買？」對啊，當年他看中了木刻的「潛力」，用幾千元買下來，現在每一個的市價可能都要幾十萬。這就是藝術品，你愈早發現他們的藝術、歷史價值，你的投資便會愈有回報。楊春棠在收藏這一塊做得好，有人開始說：「你可以洞察先機，那你不是可以成為藏家，賺很多錢嗎？」他笑著說：「做博物館的人永遠都不可能成為藏家，因為你知道一定要把最好的留給博物館。」他有一些私人藏品，但不是他自己想收藏，而是不得不收藏。楊春棠看到一個有潛質的藏品，如果以博物館的名義去買的話要花費比較長的時間，但人家不會等他，為他留着藝術品，這時候他會自掏腰包，自己先買下來。「我不是自己想要，我只想帶走它。」所以在離開博物館的時候，他也把部分私人藏品留下來。

提心吊膽過日子

一個如此有挑戰性的工作，看起來樂趣無窮，但楊春棠回顧這些年的付出，竟然有所猶豫，不確定地說，如果時間重來，他未必再選擇這條路。「因為太辛苦了，這條路太寂寞了。」尤其他身為館長，背負的責任比任何人都大，而這又是一個起伏很大的工作，會為其雀躍，也會為其流淚。他寧願用一千萬去辦一個秦始皇展覽，也不希望每天都算計着有多少錢，找哪些人合作，買甚麼藏品。他每天都膽戰心驚，最怕同事敲他的門，跟他說「楊生，出去看看」，因為總沒好事。有人會來「踢館」，說他們寫錯了，說文物是唐朝不是宋朝的；有觀眾可能弄壞了藏品，他要處理；林林總總的事情讓人應接不暇。我們以為不可能發生的事，但在博物館裡每天都可能上演。我們以為文物貴重，不可能會發生問題，但偏偏就是會被摔破，楊春棠的同事就曾經摔破了一個百萬古董。聽起來已經很頭痛，到底要怎麼處理？「沒辦法啊，我知道他不是故意的，也知道他心裡不好受，就跟他說，不要讓這件事影響到自己的自信心，因為生命的價值比任何物件都要貴重。」那摔破的藏品怎麼辦？「我們有買保險，但這種事誰都不想發生。」平時楊春棠還要跟藏家、藝術家打交道，幫他們策劃展覽，這又牽涉到另一個問題——公關技巧。他要鑑定展覽所用的藏品，有時鑑定出來的結果跟藏家所說的不一樣。藏家說這是宋朝的文物，他們發現是元朝的，卻沒辦法說出來，因為一說出去文物會瞬間跌價，不只得罪藏家，更得罪背後一連串的人。他只好委婉地說：「這件文物不太適合放在

這裡，或許放另外一件怎麼樣？」難怪他總是說，在博物館工作一定要練到武功高強，因為少一分功力都會出事。

讓文化更為普及

所有人都以為楊春棠找到一份好工作，輕鬆過日，一下子就三十多年了。「你們看我笑着，但有多少人知道我躲在洗手間哭？」哭過以後他又打起精神繼續做，甚至退休之後他還會幫人策展、做講座。已經辛苦了好多年，以為他退下來一定希望可以好好休息，但他卻沒辦法停下來，只因為三個字——不甘心。不甘心自己努力了這麼多年，博物館的地位還是沒有太大的提升，不甘心自己一直推廣中國文化，但香港的文化教育卻不太理想。一切都進步得太慢了。年輕人過於浮躁，不了解自己的文化，政府官員想一步登天，卻不知道很多事情需要累積、沉澱。這也是為甚麼他說香港不需要羅浮宮、大英博物館，香港的博物館不需要買畢加索的作品，因為香港有自己的文化、有自己的特色，因而在執掌博物館的時候，很少辦大藝術家的展覽，因為辦到了不過錦上添花，但發掘新人、辦教育展覽可以推廣本土藝術、為香港累積更多財富。「不是只有辦畢加索、齊白石的展覽才叫偉大，一個兒童繪畫展也有它的價值。」這些有誰知道？他不想再孤身走我路，所以在退休前做了一百二十場講座，與更多人分享文化知識；他不是沽名釣譽，而是希望香港人多給力、多支持本地文化；他也寄望將來文化局、西九工作者能夠更全面地去推廣文化工作。他相信，崎嶇小路終有一天會變成康莊大道。

名·飲食

文、圖：方芳

冬菇 中日品種較量

冬菇價錢相宜，又有營養，港人送禮自用居多。我們到海味舖，常聽到「原木花菇」、「日本冬菇」、「香菇」等名字，日本式的「茸」即是「菇」，「松茸」意思是用松樹培植的菇。冬菇的價錢相差頗大，我們總是搞不清，買甚麼菇是最好的？人家送來的冬菇禮品，也弄不清是甚麼貨色。我們以冬菇送禮，不管貨色只看價錢，買了甚麼也一無所知。目前市面上的冬菇，八成五是中國菇，日本菇只佔市場的一成半。中國菇的歷史有一千年，最初是天然菇，目前天然菇已成絕響，今天我們所吃的，都是培養出來的。中國「北菇」與「花菇」天然菇廣東最多，為何稱為「冬菇」？因為品種較宜在溫帶低溫地區生

長，冬天特別多，故稱「冬菇」。中國的天然菇類珍品「北菇」，是產自粵北地區森林寒冷地帶，名氣很大，非常清香，蒂薄，菇身不太厚。以前就因「北菇」的大名氣，出現了「北菇燉雞」、「北菇燉花膠」等廣東名菜。天然「北菇」已絕跡四五十年了，目前只有培植的「中國北菇」，但名氣不及「花菇」響亮，原因是「日本花菇」太出名，帶挈「中國花菇」受惠。以前「中國花菇」生長在中國東北的森林，因為北方溫差大，菇容易撕裂，裂紋如花，故稱「花菇」，肉爽脆、清香，蒂不太大；現已全部在溫室大規模用原木培植，以大、小和質量作區別，約二三百元一斤。廣東另一品種「香菇」（又名香信），其肉比一般冬菇薄，菇味較淡，纖維較粗，因生長容易，很是便宜，約三四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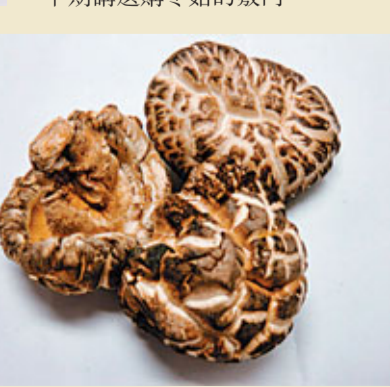
元一斤，只是作為一般齋料粗用。福建近年也生產香菇，去蒂很易辨認，菇味較廣東出產的更淡，價格更便宜。日本菇質素受捧「日本花菇」色白，輕身，裂痕凹凸分明，紋路手感強烈；口感爽滑、味香，猶勝「中國花菇」。還有一個日本菇類產品「日本冬菇」，沒有花紋，味道比「日本花菇」略遜一籌。值得一提的是，日本菇類產品糖份低，乾爽程度比中國菇類高，故此日本菇輕身，同樣的斤兩更見大包抵食，更受消費者歡迎。日本培植的「花菇」，以椴木及松木栽培，已有三四百年歷史，較中國悠久。日本培植環境講究衛生情況，脫水科學處理非常嚴謹。日本頂級「天白冬菇」，約千元一斤，價錢是「中國花菇」的



日本花菇(左)，花紋凹凸，手感強；日本冬菇(右)平滑無裂紋，蒂較長。

三、四倍。日本原木花菇和冬菇，一般約二百六十元至五百多元一斤。培植菇大有市場天然菇菌有些是有毒性的，不懂分辨便出問題，所以培植菇在食用安全方面要符合市場需要。菇類產品蛋白質高，與葷類又能配合，可以調劑肉類的肥膩。從營養價值而言，吃菇養生需求量大。中國人的宗教信仰以素食為主，菇類需求甚殷。基本上，華人菇類市場很大。東南亞華人很多，宗教信仰一樣需

食菇，但東南亞天氣炎熱，培植菇難以控制其生長，所以東南亞不搞培植菇。中國的菇類產品培植，本來是廣東地區的特產，現在全國都有，可謂遍地開花。下期講選購冬菇的竅門。



中國原木花菇也有裂紋，但凹凸感不及日本原木花菇明顯。